文字之外的成长课：阿德勒视角下的语文育人启示

周洋旭 礼河实验学校

作为三年级语文教师，初读阿德勒的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时，我深刻意识到，语文课堂不仅是文字与知识的传递场域，更是塑造儿童人格的重要阵地。在日常教学中，当我们将阿德勒的教育理论与语文教学实践相结合，便能发现，那些看似普通的课文讲解、课堂活动，都蕴含着滋养儿童心灵、培育健全人格的无限可能。

阿德勒提出的“人格统一性”理论，让我学会以全新视角理解学生的课堂行为。在教学《昆虫备忘录》一课时，我布置了观察昆虫并撰写记录的作业。大部分学生都认真完成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观察成果，而小宇却只交了一张空白的纸。若在以往，我或许会简单批评他态度不端正，但阿德勒的理论促使我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。通过耐心沟通，我发现小宇因曾被昆虫叮咬而产生恐惧心理，逃避作业实则是他应对恐惧的方式。于是，我没有指责，而是鼓励他从观察蚂蚁这类相对温和的昆虫入手，并在班级中展示他完成的蚂蚁观察记录，给予充分肯定。渐渐地，小宇不仅克服了恐惧，还主动与同学分享新的观察发现。这一经历让我明白，每个学生的行为都是其人格整体的外在表现，教师只有读懂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，才能给予有效的引导。

自卑感与补偿机制理论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三年级下册的习作难度提升，许多学生面对《奇妙的想象》《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》等作文题目时，常常因缺乏自信而畏缩不前。小萱便是其中之一，她总说“我写不好”，每次作文都只写寥寥数语。为帮助她克服自卑，我从她的日记中挑选描写细腻的语句，在全班进行表扬，让她看到自己的语言天赋。同时，为她设计阶梯式写作任务，从仿写句子、段落开始，逐步降低写作难度。随着一次次的进步与鼓励，小萱的作文内容越来越丰富，她也逐渐建立起写作的信心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，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，引导他们通过积极的补偿机制克服自卑，实现自我成长。

阿德勒强调的“社会兴趣”培养，与语文教学中的合作学习、实践活动天然契合。在学习《我们奇妙的世界》一课时，我组织学生开展“寻找校园之美”小组合作项目。学生们分组观察校园里的植物、天空、建筑等，用文字、绘画、摄影等形式记录发现，并共同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需要分工协作，有人负责文字撰写，有人负责绘画设计，有人负责收集素材。起初，小组内常因意见分歧产生矛盾，但通过沟通与协商，最终都能达成共识。当作品在班级展示时，学生们不仅收获了成就感，更深刻体会到合作的力量与团队的价值。这种实践活动，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，更培养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。

语文教材中的课文，本身就是人格教育的优质资源。教学寓言《守株待兔》时，我组织学生开展辩论：“如果你是农夫，会选择守株待兔，还是继续劳作？”学生们各抒己见，在激烈的讨论中，深刻理解了“不劳无获”“脚踏实地”的道理。而在学习《陶罐和铁罐》后，通过角色扮演活动，学生们真切体会到每个人都有长处与短处，学会了尊重他人、正确认识自我。在学习童话《我变成了一棵树》时，我引导学生想象“如果自己拥有神奇变身能力”，并鼓励他们用文字表达愿望。有的孩子想变成小鸟帮助迷路的孩子，有的希望化作大树为小动物遮风挡雨。这些充满童趣的想象背后，涌动着孩子们对他人的关怀与责任感。我将优秀习作汇编成《班级童话集》，让学生感受到文字不仅是表达工具，更是传递善意的桥梁。诗词教学同样是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。学习《元日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等古诗时，我带领学生绘制“节日习俗图”，并开展“传统节日故事会”。孩子们在搜集资料、讲述故事的过程中，既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，又在分享中培养了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。这些浸润式学习，让语文课堂成为滋养心灵的文化沃土。这些课文不再只是语言学习的载体，更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、塑造良好品格的生动教材。

在日常语文教学中，我也注重将人格教育融入每一个教学环节。在生字教学时，分享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，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；在阅读教学中，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见解，尊重不同观点，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包容精神；在口语交际课上，创设真实生活情境，提升学生的倾听、表达与沟通能力。这些看似细微的教学细节，都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学生的人格成长。

阿德勒的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为语文教学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它让我明白，语文课堂不应局限于文字知识的传授，更应成为培育学生健全人格的沃土。当我们以阿德勒的理论为指引，便能在语文教学中发现更多育人契机，在文字之外，为学生上好一堂堂生动的成长课。作为语文教师，我们肩负着双重使命：既要传授知识，更要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，用爱心与智慧，助力每一个孩子成长为自信、善良、有责任感的人。